

三義五老圖

意庵題



刘永兴 著

三戒五老圖

意庵題



刘永兴 / 著

(下)

北京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洪 章

责任校对:陈更泽

封面设计:刘永兴

封面题字:金意庵

封面摄影:郭永刚

配 图:马志明

配 画:孙秀亭

摄 影:李梦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义五老图

刘永兴 著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 1999. 4

ISBN 7-80082-574-4

I. 三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文学 IV. I 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9)第 00296 号

三义五老图

刘永兴 著

华龄出版社出版

北京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3 号

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9 字数:508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册

ISBN 7-80082-574-4/I. 346

(全二册)定价:36.00 元

第四十五回 驸马受贬武定县 上任遇险两峡涧

受恩深处宜先退，得意浓时便可休。

留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无处下金钩。

西宫娘娘闫赛花趁众将官前往金龙关之机，起了坏心，在紫金庵设下美人计，将到三义庙祭奠的驸马陶文彬骗入庵中，诬陷陶文彬调戏污辱自己，令孝忠皇大怒，将陶文彬押回了金銮殿上。

孝忠皇在金銮殿上要將陶文彬推出午门斩首，满朝文武也有保本的，可皇上决心已下，又很难轻易更改，徐洪基也犯难了，奏道：“万岁，大明江山刚刚又稳当了几天，你就斩了陶家护驾有功之臣，定会有伤臣子的忠良之心。依微臣看来莫如将死罪改为活罪，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再说，他要是死了，对公主也并不好。”

兵部尚书佟德海奏道：“万岁，不可斩了驸马，东床驸马救驾有功，忠武王正率兵南进，此时斩了其弟，也恐动摇了军心。时下武定县刚好有一缺职，莫如派他到那里去治理，命他戴罪立功，乃为上策。”

孝忠皇当下准奏，陶文彬去武定县任职。陶文彬当下便乘上一架小马车，带上一个书童匆匆上路。这武定县乃是一偏远小县，治安混乱，先前派出的九个县官，就已经死了九个，并无一人生还。那佟德海诡计多端，明着卖了个空头人情，实着是将陶文彬推向了一个陷阱。

陶文彬坐在马车上，思想起来，也知必定凶多吉少，可谁让自己不慎上了人家的圈套呢？武定县就在京城西边，走了有几十里路，陶文彬想停车看看野外的风景，也好排遣一下心头的苦闷，就

对车夫说道：“歇一会儿吧。”

马车停了，陶文彬刚下了车，就见路上来了一位乞丐，满脸漆黑，一身破衣烂衫，这人给车夫行了个礼，小声问道：“请问大哥，这车可是从京城来的吗？”

车夫答道：“是啊，你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听说京城里有个驸马得罪了皇上，要到武定县去，都说陶大人爱民如子，我上武定县串门，没有钱，想捎个脚儿，不知行不，烦大哥与陶大人商量商量。”

陶文彬一看这人，衣服虽破，却挺懂礼貌，就说道：“那就捎他一块儿走吧，人人都有难处哇，我也是落难之人。”

那人忙说：“谢谢大人。”

车停了一会儿，几人又上车向前走去。

晓行夜宿，走了约有十来天的光景。车夫提醒说：“大人，得注意点，盘龙山过去有个摩天岭，那岭上面有个两峡涧，又窄又深，听说常有贼人出没，得快点走。”

走着走着，进了两峡涧，这地方两边都是立陡立陡的石壁，中间一条小路，路两边尽是怪石古树，阴森森的，眼看太阳快落山了，还没有走到头。车夫说：“出了这地方，前面就有村子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陶文彬高兴了：“那咱们歇一会再走吧，只要天黑前能赶到那村子就行。”

车停下了，几个人再看，那个乞丐没影了。这可奇怪了，他怎么不辞而别了呢？

歇了不大功夫，还不见那乞丐回来，陶文彬说：“再等他一会儿吧。”

正在这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两人，一个赤红面子，一个紫青色的脸，气势汹汹的，其中那红脸的问道：“小子！你这车是干什么的？”

书童说道：“这是我家大人的车，是送我家大人上武定县上任

的。”

“哪一个大人？”

“就是东床驸马陶文彬。”

“那好，快让他前来见我。”

书童有些不悦：“你好大的口气，怎么这样对待我家大人？”

陶文彬早已将这一些看在眼里，料想这二人可能山贼草寇，便迎了上去，施了一礼：“二位，我是受害之人，咱们素不相识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那红脸大汉哈哈一笑：“咱明人不作暗事，我告诉你，我姓徐，叫徐飞龙，那位叫代飞虎，我们是奉太师闫琪之命，前来取你的首级的。”

陶文彬不禁一楞：“二位英雄，怕不是开玩笑吧，闫太师远在安南，怎么知道我去武定之事？”

徐飞龙说道：“告诉你也没啥关系，别看太师远在安南，与朝中佟大人早有密信往来，这事岂能瞒得了他呢！”

陶文彬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你我无怨无仇，难道就能忍心下此毒手吗？”

代飞虎说道：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我们要是不要你的脑袋，人家就会要了我们的脑袋。你要是明智的，就自己动手，要是我们动手，恐怕还得多费点事。”

这时，书童就跪下了：“好汉，你们行行善，饶了我家大人吧！”

那二人哪里肯听，正要动手时，那位乞丐忽然回来了，问道：“你们还在等我哪？”

书童说：“本来大人让等你一会儿，可走不了了，这二位好汉爷要大人的脑袋呢。”

那乞丐听了，也过来讲情：“二位好汉，这陶大人可是好人哪，连我这要饭的都不嫌弃，你们身为绿林好汉，应该杀富济贫，替天行道，看我的面子，你饶了大人吧。我给你们叩头了。”

那边徐飞龙说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，送人情也轮不到你呀，再说我们不听闫太师的能行吗？”

乞丐问道：“二位好汉，你们能不能报个名字？”

徐飞龙道：“那有何不可，我们叫二飞侠。”

乞丐说道：“我走南闯北也听过，你们二飞侠可是好人哪，你们替闫琪干事干啥？那闫琪自己的脑袋都要保不住了。”

二飞侠哪里肯听这话，徐飞龙不耐烦了：“你快走开，别误了我们的事！”

乞丐还在劝：“听人劝吃饱饭哪。”

代飞虎也急了：“叫花子，大人给你吃几顿饱饭，你就不知道北了，不要自找麻烦！”

徐飞龙说：“别和他罗嗦，他再搅和连他的脑袋也拿了！”

听了这话，乞丐可火了，说道：“你们想要脑袋，得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！”

说着，“唰”地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宝剑，正色道：“你们认识我吗？”

二飞侠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乞丐说道：“不认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家住淮南县正北顾家桥，五台山铜头长老铜头僧是我的恩师，我姓顾，叫顾云鹏，人称闪电侠。”

“啊！”二飞侠闻听脸色大变，吓得抽身便逃。

陶文彬和书童急忙拜谢。

顾云鹏忙拦道：“不必谢了，这是我师兄鲍景隆安排我来的，他已先到武定县去了。”

几人上了车又向武定县走去。一路上陶文彬心中暗想，难怪人说，穷的可交，富的可为，不知谁会有用啊，人无论到什么时候，都应敬人识礼，不可狂傲。

又住了一宿，二天中午一过就到了武定县，是从东城门进去

的，街上挺繁华的，正走着，就见前面一些人迎上前来。为首的是忠孝侠鲍景隆。

几人进了衙门，见过了内班头，外班头和衙役人等。众人见陶文彬一表人材，挺佩服，这个官跟别的就是不一样，人家毕竟是皇上身边的驸马呀，见过大世面的。

陶文彬问起了当地的情况，众人七嘴八舌争相介绍：

“大人，这地方官不好当啊，这前面已一连十任大人都没有站住，有九个都不明真相地被害死了，而那个没有死的也吓得弃官而逃了。”

“这地方可太复杂了，各色人等，绿林响马的，什么人都有，大人，你可要多加小心啊。”

谈论了一阵子，陶文彬留这些人吃了顿便饭，便回到房中休息，虽然说有忠孝侠鲍景隆，闪电侠顾云鹏护卫，陶文彬这一夜也是没有睡好，到了半夜刚刚睡着便作了一个恶梦，第二天早上他急忙将鲍景隆叫了进来：“鲍兄，我有点事。”

鲍景隆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梦见有一个刺客前来杀我，没有杀着，却被别人杀了，这时来了一阵大风，我也就醒了。”

听陶文彬这么一说，鲍景隆说：“这梦，看来是个兆头，恐怕是又出了什么案子了。”

鲍景隆本来是顺口胡说了几句，可不料却真让他给说着了。

刚吃完早饭，就听到惊堂鼓响，陶文彬来到了公堂之上，内外衙役都到了，陶文彬问道：“这敲鼓是怎么回事？”

内班头说：“大人，外面有人喊冤。”

陶文彬吩咐道：“你可带他进来。”

内班头将一个老头领到了公堂上。

陶文彬问道：“清晨你便敲鼓喊冤，你有什么冤枉？”

那老人说道：“大人，昨晚我全家人都被人家杀了，我老伴，我儿

子，女儿，儿媳，还有个小孙子，都死了。听说你是驸马，我才来喊冤的。”

“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“我是蔡家埔子的，我姓蔡，叫蔡荣。”

“你知道是谁杀的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因为我跑的快，他们才没杀着我，求大人给我作主。”

陶文彬见问不出太多的东西，便说道：“老人家，这案子我接下来了，你先回去，等有了结果我会派人去传你。”

送走老人之后，外班头刘青走了过来，说道：“大人啊，我不该多嘴，这案子不能接呀，以前来的那些大人，都是因为接了这样的案子，自己的脑袋就没了的。”

陶文彬说道：“作官就是得为民作主，不然算什么官呀，我在位一天，就得管一天。”

外班头不作声了，陶文彬问道：“你都去过什么地方？”

外班头答道：“不少地方都去过。”

“你在此地多年，情况熟悉，你认为杀人的会是谁呢？”

“大人，离这四十里地有个赵家滩，以往出事都是那边的人干的，谁也不敢管哪。”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北京不是有皇上吗？这也有个皇上，叫赵千，都是他派的人，看谁不顺眼就杀谁、夺谁、抢谁。”

“那地方有多大？”

“方圆百里吧，北京有啥那有啥，兵也没数，那可不简单。”

正说着，外面又有人击鼓喊冤。

传进来一看，是一个书生：“大人，以前没人敢管，听说你来了，为官清正，我爹爹、媳妇和妹妹都让人杀了，大人你要给我报仇哇！”

陶文彬问道：“那些人现在何处？”

书生答道：“都朝北边跑了，可能是上赵家滩了。”

陶文彬又问了姓名、住址，最后说道：“你这案子本官接下来了，一定要替你报仇，你先回去，有信儿会通知你的。”

忙碌了一天，陶文彬躺在了床上，心中很不平静，自己刚来，不到一天的功夫，就有两家人丧命，足以说明这里确实不太平，自己也处于危险之中。可又一想，自己早已是个死过多少回的人了，自己没有死，这也是天命。大丈夫为国为民，本是人生大义，生而何欢，死又何惧？为官之道就是要为民造福解忧，不然还不如一介草民。

想到这儿，他将守卫在外屋的鲍景隆叫进来，说道：“鲍兄，来了一天多的功夫，这时大案迭出，你看是不是得抓紧破案哪？”

鲍景隆说：“那是自然，不然这里也难以安定。”陶文彬道：“明天，你与顾大侠一起看守衙门，我去一趟赵家滩。”

“陶大人，你可别去，那可是凶多吉少哇。”

“不行，我必须去。”

说完陶文彬又小声交待了几句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用过早饭，陶文彬扮成一位道人模样，单人独自向赵家滩走去。

第四十六回 扮道士独闯赵家滩 充军师设计巧周旋

何年何月何日好，百年何时得平安。

有心清静欲独处，无奈乱中识机关。

陶文彬穿上道袍，头戴道冠，手中还拿着一个顺子（也就是竹板），装成了一个算卦老道的模样，稳稳当当来到了大街，走到了十字路口，那里停着不少的拉脚的驴车，脚夫们见来了一个满面风光的道士，都上前来打着招呼。

“道长，你有事？”

“先生你想雇车吗？”

陶文彬说：“我想雇一辆车。”

脚夫问：“多远的路？”

陶文彬说：“不远，也就四十里路。”

“到那儿是不是还回来？”

“光是去路。”

“那你给五两银子吧。”

“真要哇！”

“你出家人还争争讲讲啊？”

“不是争讲，凡事都有定数的，人不可太贪，况且贫道也不是富贵之人啊。”

“啊，那您说你是上哪吧。”

“赵家滩。”

“啊！赵家滩！哎呀，你就是给我五十两我也不去呀！”

脚夫们都躲开了。

陶文彬正纳闷儿的时候，过来一人，说道：“我去。”

“得多少钱？”陶文彬问。

“不多，十两银子。”

“十两？！”

那人肯定地点点头：“十两。不过我只能拉你到赵家滩的一道边，再往里我就不走了。”

陶文彬问道：“一道边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赵家滩共有三道边，这一道边是个界线，到二道边有二里来地，到二道边就有巡逻的，轻者把你赶回来，重者把你揍一顿。”

“那二道边呢？”

“二道边到三道边，就开始抓人了，车马人都抓，听说抓去不少人啦。”

“三道边就更危险了。”

“到三道边，弄不好就把你的脑袋砍去了，说好了过了一道边，再往前我一步也不走。”

“那行，你就拉我吧。”

陶文彬上了那毛驴车，坐好了，车老板赶车就向赵家滩走去。

陶文彬问道：“车老板，你贵姓啊？”

车老板说：“我姓邢，叫邢平。我说道爷，你干啥去呀？”

“没啥事。”

“没啥事你干嘛冒那个险哪？是串亲戚还是找朋友哇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

“道爷，你要没事儿，我劝你还是回去吧，别看拉出这么远了，我一分钱也不要。你可能没听说过吧，到那的人，男的就当奴役，女的就封娘娘，如果你不答应，就把你扔到恶狗圈、万人坑，你想回都回不来呀！”

“那么厉害？”

“这些天，我还听说抓着游僧野道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往万人坑

扔啊，别走了。”

“我是个贫穷的道士，不怕那些。”

两人说着唠着，不到晌午的时候，就到了赵家滩的一道边，一看那人山人海的真挺热闹。

车夫接过了陶文彬的银子，转身赶车就往回跑，生怕发生什么意外。

陶文彬就慢悠悠的朝里走，刚走到二道边，就见几匹马冲了过来，马上吆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陶文彬答道：“无量天尊，贫道我是算命的。”

“你算命咋不上别的地方，为啥偏上这来呢？看来你一定是寻风扫底的细作，想刺探我们赵家滩吧？”

“贫道我不是……”

没等陶文彬将话讲完，几个人跳下马来，便将陶文彬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的带到了里面，来到一座大殿的门前。

几人禀报了镇殿将军，向里面报告，抓了一个奸细。不大功夫里面传话下来，将陶文彬押了进去。走到里面一看，这座殿竟然和金銮殿修得一般无二，正面座位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，两边有几十人分列两边。陶文彬正在观察，就听上面一声高喊：“好大胆，见到朕为何不跪！”

陶文彬这才急忙跪在了阶前。

那人问道：“你这老道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陶文彬答道：“无量天尊，贫道云游四海，以算命为生。”

“算命？你都会算什么？”

“贫道不打诳语，可以推古察今，测吉凶祸福。”

“你到这里来，难道不害怕吗？”

“无量天尊，贫道乃看破红尘之人，知道万岁乃是明君，故此并不害怕。”

“哈哈，我看你是个密探。你知不知道武定县有个受贬的东床

驸马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这时从殿外又唤进一人，上面的汉子问道：“游龙，你探听的怎么样？”

“圣上，探听清了，陶文彬已到武定县两三天了，今天早上扮成了老道出去私访了。”

正位那人嘿嘿一阵冷笑：“你是不是陶文彬？”

陶文彬道：“我不是，要是的话也不会自投罗网啊。”

“你再巧言善辩也难以蒙混过去。”

“万岁，明察得须证据。”

这时旁边一人说道：“驸马是金簪别顶，可以查他一查。”

等人们摘去陶文彬的道帽一看，见是一支骨簪。

这时正位那人才转怒为喜，“老道，你害怕了吧？”

陶文彬答道：“万岁，我没有害怕。常言道：没作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我心中无鬼，自然是处变不惊。”

“你真的会算卦？”

“我虽不敢说料事如神，却也可称得上未卜先知。”

“那你算一算赵千我的江山该有多少年，这皇宫还有什么没有修好，算好的话，我可以让你到处去看看。”

陶文彬知道这正座上的人就是假皇上赵千，便佯装算卦的样子，说道：“我算你的国运当有三十年，这要从正式登基算起。”

赵千又问道：“那你再算一算我这皇宫还缺啥。”陶文彬本来是从外面走进来的，加之熟悉京城的情况，稍加思索说道：“我算你五朝门还缺少三层，东西朝房尚没完工，还缺少朝阳鼓，封官的牌坊和封官楼。”

赵千问道：“这封官楼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禀万岁，封官楼就是真龙天子封官行赏的地方。另外，三宫六

院你还缺后宫，这些如果都修齐整了，我主就可背北朝南，登基坐殿，这些做不到，不能称之为皇宫。”

赵千听了十分高兴：“说的挺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陶文彬便借题发挥起来：“万岁，实不相瞒，我是天仙山天仙洞天仙长老的门徒，天仙长老打发我下山直奔赵家滩，一路上十分顺利，并无人阻拦，我恩师让我来就是辅保主上的万里江山。”

赵千闻听大喜：“唉呀，天仙长老是天上的神仙，天仙长老的高徒光临本殿，我有所不知，有失礼之处还望见谅。我正犯愁缺少得力的军师，如蒙不弃，您就来作我的军师好吗？”

陶文彬当即应诺：“承蒙偏爱，贫道敢不从命？”

赵千当即安排道：“镇殿将军，你给军师妥善安排一个住处，然后带军师各处走一走。”

镇殿将军是赵千的红人，年纪才十五六岁。镇殿将军先给陶文彬安排了住处，然后领着陶文彬边走边看，边作一些介绍。

走来走去，来到一座楼前，陶文彬道：“这座楼以后可以作封官楼，上楼看看去。”

可才走了不几步，却听到里面有个女人在哭。镇殿将军说道：“军师，你自己上去吧，我在下边等你。”

陶文彬边走边听，听明白了，原来是个女子，让人抢了来，准备封为正宫。

只听一个青年女子说道：“他是个假皇上，我宁死不嫁！”

另一个女人劝道：“姑娘啊，作人别太死心眼了，你管他什么真假，是皇上就行呗，再说了，以后就会变真的啦。”

陶文彬听那年轻女子的声音好象耳熟，便走进了房中一看，原来那年轻女子正是周殿甲的女儿周桂兰，她怎么到这来了呢？

陶文彬琢磨不透，转身走下楼来。

镇殿将军问道：“军师，你咋去这么半天？”

陶文彬说道：“我到处都仔细看了看。”

“既然你会算，你说这皇上是明君还是昏君？”

“他是明君。”

“他是明君？那北京的皇上哪？”

“北京有也是昏的，这是明的。”

“难道你也相信他？”

“我相信他。”

镇殿将军听了这话，用手指着身边的一片树木问道：“你说这片树林可做什么？”

陶文彬略微思索之后答道：“可以做御花园。”

镇殿将军又问道：“你知道你自己什么时候死吗？”

陶文彬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已经死过了，暂时是不能死了。”

“不能死？”镇殿将军“嗖”地拔出了宝剑。大声喝道：“你这妖僧野道，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，他到处抢男霸女，误国害民，你还要与他同流合污，保他登基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我剑下不斩无名之人，你这杂毛老道，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装神！”

陶文彬闻听突然一愣，心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镇殿将军是赵千的红人，我咋的都得死了，谁也没办法来救我了，想到这儿，陶文彬说道：“将军休怒，我是为了摸清情况才密访赵家滩的，赵千到处杀人放火，祸国殃民，我岂能不知。我就是以大抵小的东床驸马陶文彬。”

“你当真是陶文彬？”

“你看！”陶文彬说着从怀中掏出了驸马大印。

镇殿将军看了大印慌忙跪倒：“你真的是陶文彬，这可真是不该见面见面，不该相逢相逢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”

“你何人？”

“我家几百口人都是因你而死，我姐姐方翠莲与你同行，现在还不知如何，我就是方廷的儿子小侠方应龙。”

“你都这么大了？”

“我家被抄时，我被我恩师救走，我恩师是耙头山王挠老祖，学艺三年，让我下山寻找皇上，找来找去，来到赵家滩，他们看我武艺好就把我留在这里，我看来看去才知道赵千原来是假皇上。”

两人越唠越亲近。末了方应龙说道：“你别害怕，我会暗中保护你。”

两人回到了殿上向赵千交旨。

陶文彬奏道：“恭喜万岁，你洪福齐天啊，明年四月二十八你便可坐殿登基，今年底皇宫定会全部修好。”

赵千满心高兴，“军师啊，你给我择个吉日举行与正宫娘娘的婚礼。”

陶文彬要了赵千和姑娘的生日时辰，掐指一算，言道：“万岁，我不敢说呀。”

“你尽可照实奏来。”

“这姑娘是龙凤呈祥的命，不过今年要结婚龙位不安，明年入宫万岁会有三十年的天下，明后天结婚天下就难坐了。”

“你算算这姑娘是从哪来的？”

“万岁，这姑娘是魏魁府城南来的，是官宦之女，她如有皇天之像，颌下当有一颗红痣。”

赵千闻听急忙派人去查看，不大功夫，查看的人回来奏道：“万岁，果然不假，她颌下有一红痣。”

“真神了。”赵千叹道。“也不知道这姑娘愿意不愿意。”

陶文彬说道：“即使她不愿意，到时候我也能说地她心甘情愿。这您尽可放心。”

陶文彬又到外面去巡视，来到了小树林里，猛抬头就见那树影中藏着一人。忙问道：“谁？”

那人应声答道：“不要慌，是我。”

陶文彬一看原来是闪电侠顾云鹏。便嘱咐道：“一会儿，我回前殿，你快到那边的楼上将那位姑娘救走，她是周殿甲的女儿周桂